

# 溯回 | 前后二十

原创 性平会 WHU性别平等研究会 2020-11-17

溯  
回

2019年的高考前夕，母亲和外公替我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说，你们放心，考试绝对不会有问题。

算命先生接着笑得讳莫如深，说，她在十多岁的时候，会被一位女孩追求。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外公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请你算的是我的外孙女……

母亲尴尬地笑了笑。算命先生对着疑惑的外公悠闲地摇头。

这是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母亲告诉我的。她对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神中带着警告的意味，反复强调我的前任如何戏谑地对待这段感情——她一口咬定，那个所谓的女孩就是我的前任。末了，她对我说，你答应妈妈，以后再也别像你初中那样了，好吗？

脑海里只能无助地浮现起2015年大年三十的凌晨，母亲坐在一片黑暗中无声哭泣的场景。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我不能做空头的承诺，也不想伤害母亲。

我只能这样敷衍地说。

母亲在无意间给了我希望——

在我所剩无几的十几岁的时光里，一定会有机会被女生表白吧。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内心怀抱这样一个期望。接下来的一年里，跌跌撞撞，坐上从大山里开往武汉的动车；不高的绩点，被“卷”得疯狂掉落的头发，一年来一无所获。心中已经有了模模糊糊的答案，却始终不愿意承认。

就这样，直到时针跨越到二十岁生日当天的凌晨，我才能真正地接受，那个所谓追求我的女孩，或许真的是她吧。





13岁，我上初一。那是个在贴吧上对同性恋问题表示理解，一方面不能接受自己成为同性恋者的年纪——后来我翻看跟帖记录，偶然间读到这一条，不由得涩然。

S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在班上担任团支书，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年级前50。她是我要好的朋友，两个人总是黏在一起。就读的初中是寄宿学校，周末放假，在见不到的那一天里，她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假期里，她会每天倒数着开学的日期，在QQ上给我留言轰炸。那时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很奇怪，整天想着开学，究竟是有多热爱学习。

七八年以后，我仍然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执拗地向她表白——这也是使我一直坚信是我追她的依据。她成了我的初恋。

冬时每天早上晨跑，我的手总是冻得通红。她发现以后，往后的每天早上，会把手套捂热后给我戴上，或者把我的手紧紧握住。我们中午不去食堂，提前回寝室，躲在寝室里接吻。晚上，她会带着我一起去操场跑步，或者散步。



我们的事被同学告密，班主任把事情告诉了我们双方的父母。

我们试图继续维系这段关系。大概过了三个月，我们的关系以她的突然冷漠而告终。

我记得最后那个下午，她跟我说，以后好好学习。我说，好。我们最后一次拥吻。从此以后，我们在初中时期再

也没有过言语上的交流。连眼神交流都变成一种禁忌。

后来上大学，她去了青岛。我跟她再度联系时，她方才能够坦然地告诉我那个时候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那是初三，我为了体育中考挨饿，高强度锻炼，脚踝上缠满了膏药，中度抑郁；她整晚整晚地失眠，面对着母亲癌症的事实，面对班主任不信任的监视。我们在各自的夹缝里苟延残喘，彼此隔绝，无法陪伴与安慰。

那次通话的末尾，她兴致盎然地发过来一张合照，告诉我她旁边的男生是她在青岛新交的男友。她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我想起珍妮特·温特森在《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写到的：我*不知道海伦遇到什么事。她跑去学神学，嫁给了一个正在接受传教训练的退伍军人……她自鸣得意又神经质；他有施虐倾向且毫无魅力。不过我一定会这样说的，是吧？*

你选择把过去当羞耻，竭尽全力掩藏；而我呢，只是把过去一直携带着。



我问她为什么删掉了我的联系方式。她遮遮掩掩了半天，最后无奈地说，你可不要告诉你妈，她打电话来警告我说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你了，也不许我告诉你……

电视剧情节一样的桥段，偏偏全部填充进了这个故事的每个关键节点。戏剧性的冲突、复杂的亲情关系，伴随着今后的人生，还将继续下去。

母亲提防着一切可能性的发生，提防着她、姊妹和父辈不幸的婚姻方式和家庭生活在我的身上重演，同时也提防着我拥有追求自己向往的幸福的权利。但我无权怪她，我相信她爱我，正如我爱她一样。

我在父母的偏袒和溺爱中长大，不会独立做决定，如同一具木偶；我恐惧奔赴看不清未来的前方，从来都不是一个风险偏好者。但那个时候，的确是S牵着我的手，在黑暗中带着我一步一步向前，给予我一往无前的一腔孤勇。现在很难想象当初那个少年是在怎样在人生的关头做出火山爆发一般的决定，至今为止都会令自己感到不可思议。

姑且当做是她追的我吧，哈哈。

我们不是爱人，我们是爱。（《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二十岁生日快乐。我想二十岁之后，人生大抵就会翻篇，正如算命先生说的那样，正式走出大山，走入真正的世界中。他还祝福我享受之后的人生。

彻底放下无意义的期待后，我感觉自己正在步入一个新的世界，而那个世界的大门却也从来不曾因为我固执于自我认同而关闭过。

我的世界，原来不仅仅是“同性恋”三个字就能全部概括；我的存在，我的意义，我的挣扎……本不全于此。确实，这一部分的我使我一度感到孤独，格格不入，不被理解；但随着加入性平会和与更多同类的人联结，我也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社群的力量和希望。在13岁第一次意识到性取向的七年后，这部分的我终于得到了治愈。

听着，我们是人类。听着，我们向往爱……爱就在那里，但我们必须学习——包括学习爱的形状和爱的可能。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祝福每个敢于去爱的人。愿你们被温柔对待，永远满怀希望，善良，坚强。



**联系我们** 邮箱: [whunow@163.com](mailto:whunow@163.com)  
小秘书微信账号: whunow

**关注我们** 微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QQ 表白墙账号: 3026787712

—— 艾滋快检服务可联系QQ表白墙 ——